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 第二十五回 鬥妖術黑狗搶人頭 訪高僧毒蛇圍頸項

話說孫癩子跟著鄧法官的頭，走進一條巷子，又污穢又狹小，使人一望而知是窮家小戶聚居之所。孫癩子心裡想道：難道這個鄧法官就住在這們一個貧民窟窿裡嗎？他既學會了一肚皮法術，只應該在瀏陽替人家拿妖捉怪，保人平安。無端的取下頭來，是這般招搖過市，以致滿街的老少男女都和看把戲一般的圍擁著走，象這樣的逞能，也就太無味了。我今日不遇著便罷，既遇著了，倒得和他開個玩笑。說起來真怪，孫癩子不曾轉這念頭的時候，那鄧法官的頭被長凳馱著只顧向前行走，兩眼雖是不住的閉合，然並不注意看誰一眼。孫癩子才轉這念頭，那頭似乎已經知覺了，兩眼登時橫過來，圓溜溜的向孫癩子瞪著。孫癩子見了，隨即現出笑容，彷彿向熟人打招呼的神氣，接著舉右手迎頭一招，那頭便如被人推了一把，朝後滾了下來，長凳仍不停留的向前走了。許多跟進巷口看熱鬧的人見了這情形，也莫名其妙，只一個個發出詭異的聲音，喊道：「哎呀，不得了，鄧法官跌了跟斗了，我們快些追上去，將長凳搶回來。若不然，這顆頭只怕不能回去了。」其中有一個年少的說道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你們不曾聽得鄧法官說過吧？凡是遇著他用法術驅使甚麼物件在街上行走時，萬不可動手和攔住去路，如不聽吩咐，必有大禍。於今鄧法官的頭已進了這巷子，離他家不遠了，我想這頭，忽然滾下凳來，必是鄧法官有意要玩一個甚麼把戲給我們看。不然，決不至無故滾下地來，你們看，這頭已滾向前追趕那凳去了。」只見這頭在地下轉了幾轉，即一路翻滾直向長凳追去。孫癩子那裡肯放他走呢，口中默念了幾句，伸手一指那頭，那頭立時如有繩索牽扯，又是一路翻滾，退還原來落地之處了。看的人尚不知是孫癩子與鄧法官鬥法，但見人頭滾來滾去，真以為少年說的話對了，果是鄧法官有意玩一個把戲給大家看。只見那頭接連來回滾了八次，看熱鬧的人只覺得好看，大家拍掌歡呼鄧法官好法力。

誰知大眾歡呼的聲音還沒停歇，突然從人叢中鑽出一隻黑狗來，一口咬住那頭上的髮髻，依著長凳去的方向便跑。孫癩子看了，大笑道：「人奈何，狗奈何嗎？回來，回來！」說著，對狗招了招手，那狗彷彿聽了主人的呼喚，登時搖頭擺尾的，銜著那顆人頭回到孫癩子跟前。孫癩子彎腰從狗口中取下那頭來，托在手中撫摸。看熱鬧的這才吃了一驚，知道是孫癩子與鄧法官鬥法。大家從孫癩子手中看那顆頭時，額上的汗珠兒，顆顆掉下來比黃豆還大，兩隻眼睛也紅了。就有人向孫癩子請教了姓名，說道：「鄧法官今日遇著對頭了，這回吃苦不小，只看他這一顆顆的汗珠兒，就可知道他此時甚是著急，可以饒恕他麼？」孫癩子點頭道：「我孫癩庭出門多年，於今剛回瀏陽不久，不但不曾和鄧法官見面，並不曾聞他的名，與他毫無冤仇，誰願意無端與他做對頭。不過我們學法術的人，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，不可輕易使用法術，剃頭是一件極平常的事，何必要是這們招搖過市，害得許多過路的人都跟著瞧把似的，豈不無聊之至，我因此要和他開個玩笑，使他知道學法術的人，是這般瞎鬧不得。他既急成了這個模樣，就放他回去也使得。」話才說了忽見一隻藍盤大的麻鷹，從天空如射箭一般的撲下來，一伸爪也是抓住那頭的髮髻，沖天飛去了。孫癩子不覺仰天笑道：「何苦要費這們大的事，我既存心放你回去，便用不著再開這玩意了。若安心給你下不去，鷹與狗又有甚麼分別？」

一人向孫癩子說道：「我們在這裡親眼看見的，雖知道是你存心放他回去，他這鷹方能釘著頭飛，但他或者還以為是自己的法力搶回去的呢，他仗著法力高強，在我瀏陽橫行無忌，我瀏陽人被他害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，已不在少數了。難得你是瀏陽人，法力更比他好，他就住在這巷子裡，何不去會會他，也替我們瀏陽人出一口氣呢？」孫癩子看這說話的人。年紀雖止二三十多歲，做手藝的裝束，然言談舉動，看得出很是誠實，不像是一個輕浮多事的少年。並且說話時，面上還帶著些忿怒的神氣，孫癩子料這少年即是被鄧法官害了的一個，隨即點了點頭，問道：「你老哥貴姓？聽老哥的語氣，鄧法官必有對老哥不起的地方。」少年答道：「我姓張，我父親就是在北城外燒磚瓦窯的張連升，在瀏陽燒了四五十多年的磚瓦窯。凡是久住在瀏陽的人，敢說不問大家小戶，沒有不知道我父親的。張連升的磚瓦，有名的價錢公道，貨色認真，並不曾有事得罪過鄧法官，不知他為甚麼平白無故的找我父親為難，竟將我父親的窯搗毀。我父親那時已有六十多歲了，受不下這般氣忿，沒幾日就咬牙切齒的死了。」孫癩子一聽少年提起張連升的名字，卻想到一二歲的時候，曾聽人閒談過燒窯的張連升，法術異常靈驗，時常替人畫符治鬼，不取分文。尋常不會法術的人燒窯，每每因誤犯了土煞和窯神，不是窯匠害病，便是窯裡的磚瓦破碎，惟有張連升的窯，那怕架在太歲頭上，也平平安安的出貨。只不知鄧法官是怎生與他為難的。當向少年問道：「你父親張連升不是也會法術的嗎，如何被鄧法官搗毀了窯呢？」少年歎道：「若不是我父親會法術，大約姓鄧的也不至找來為難。不過我父親雖則會法術，然從來不曾見他在人跟前無端誇耀過。便是有人求他去治病，他能推諉的，還是推諉不去，必不得已也不問病家要錢。鄧法官素不與我父親相識，我父親也不知道他到瀏陽來了。他原是醴陵人，前年才到瀏陽來。究竟到瀏陽來幹甚麼，也無人知道。專喜在稠人廣眾之中，顯出他的法術來，好像惟恐旁人不知這他會法術似的。

「他第一次顯法，我也在場。記得在去年正月十五，有一個紳士雇了戲班在龍王廟演戲酬神。新年無事的人多，看戲的比平時多了幾倍。正月間天氣寒冷的，人人頭上都戴了帽子，姓鄧的就拿著各人的帽子顯神通。只見他忽伸手向自己頭上抓下帽子來，朝天舞了幾下，向空中一擲，那帽子脫手就變了一隻烏鴉，展翅在空中盤旋飛舞。立在他後面的人看得清切，都仰面觀望，不提防那烏鴉才飛繞了幾轉，各人頭上的帽子，都跳起來，離開各人的頭顱，也變做烏鴉，跟著那只烏鴉飛個不住，霎時間就有千數百隻烏鴉，在眾人頭頂上飛的飛，撲的撲，日色都被遮得沒有光了。看戲的遇了這種情形，不由得又驚訝又歡喜，知道是他使的手段，就爭著問他的姓名，於是滿廟的人。都知道他鄧法官的神通廣大了。烏鴉飛舞了一陣，仍飛回各人的頭上，各顯原形，還是頂帽子。是這們到處顯法術，我父親不僅不肯在場和他為難，並存心躲避他。每見他來了，就悄悄的抽身走開，到底不知他為甚麼放我父親不過？」

「去年八月，我父親正在窯棚裡燒窯，只差一兩日就要出貨了。好好的一窯火，突被一陣冷風吹來，登時完全熄滅了。這樣駭人的情形，我父親在窯棚裡四十年不曾見過，只得點起香燭來請師。誰知燭剛點著，也被一口冷風吹熄了。我父親知道有人暗算，正捉住一隻雄雞，待一撕兩半，姓鄧的卻已先下毒手了，天崩地塌也似的一聲大響，窯已倒陷下來，我父親當時就氣得昏倒在地，直到我父親死後，我到窯棚附近打聽才明白當時的情形。

「原來那日姓鄧的到他朋友家中閒談，朋友的家就在窯棚對面。那朋友忽問鄧法官道：「對角窯棚裡的張連升，你認識麼？」鄧法官搖頭道：「只聞名不曾見面，聽說他的法術不錯，不知究竟怎樣？」那朋友道：「張連升的法術，是在我瀏陽有名的。收嚇、斷家、催生、接骨，沒一件不靈驗非常。你只看他燒窯四十年，無一次不順利，就可以知道他的法術是瀏陽數一數二的了。」那知道這話就觸犯了姓鄧的，不服氣似的說道：「不見得他張連升在瀏陽是數一數二的法術，我多久便想瞧瞧他的本領。你既這們佩服他，我且和他開個玩笑你看，我借你這床上睡一睡，你躲在大門裡面，偷看對過窯棚裡有甚麼舉動，隨時報我知道。」那朋友不知道厲害，見鄧法官仰面睡在床上，就躲在大門裡望著對角窯棚。忽見很濃厚的黑煙，突然中斷了，如熄了火的一般，便去到鄧法官床前，報導：「窯裡已不見冒煙了，進火的人現出慌張的樣子了。」鄧法官揮手道：「再去看看，看了情形，再來報我。」那朋友看了我父親點燭，又去報告。只見鄧法官張嘴向空中一噓，又教朋友去看，那朋友報說我父親捉了一隻雄雞在手，鄧法官順手拖了一張被單，一面蒙頭蒙腦的蓋在身上，一面說道：「先下手為強，後下手遭殃！」說時兩腳一蹬，兩手一拉，被單早已撕成了幾塊。這邊把被單撕破，那邊的窯便應聲而倒，可惡姓鄧的聽說我父親急得昏倒在地，還跑出來遠遠的指著向那朋友揶揄道：「原來你瀏陽人數一數二的法力高強人物，也不過如此。」說罷，得意洋洋的走了，我自恨一點兒法術不懂，不能替我冤死的父親報這仇恨。難得今日無意中遇見了你，湊巧你又是瀏陽人，無論如何也得求你替瀏陽人出了這口氣。姓鄧的還有兩個徒弟，比姓鄧的更加

兇惡，終日在賭場煙館，無風三個浪，無人不見了他兩個徒弟就頭痛。」

孫癩子問道：「他兩個徒弟姓甚麼？叫甚麼名字？是瀏陽人麼？」張連升的兒子說道：「他大徒弟姓王，多半也是醴陵人，前年與鄧法官同過瀏陽來的。瀏陽人看他身體生得很長大，像貌又很兇惡，都呼他做王大門神，外人知道他名字的倒少。二徒弟是來瀏陽不久收的，姓趙，名如海，瀏陽北鄉人。年紀雖止二□四歲，卻生成一身好氣力，拳棒工夫，瀏陽一縣人沒一個敢惹他，自拜鄧法官為師後，更是橫行無忌了。」孫癩子道：「照你所說的，他師徒既在瀏陽如此橫行，應該有人出頭懲創他才是道理。我雖是瀏陽人，不過從小出門在外，現在剛回來沒幾日。故鄉情形，因離開久了，一時不得明白，你且耐心多等些時，他姓鄧的上了今日這番當，若能從此改悔，強盜收心也可以做好人，偌大的瀏陽，何處不能容一個醴陵人居住？如果仍怙惡不悛，我自有的對付他的法子。」許多看的人見孫癩子這們說，以為是推諉，不肯認真和鄧法官作對的話，料知沒有把戲看了，各自退出巷去。

孫癩子也待走出來，張連升的兒子卻拉住不放道：「你不肯替我父親報仇，代瀏陽人出氣，都不要緊，只是得收我做個徒弟。」孫癩子笑道：「我自己求做別人的徒弟，別人還棄嫌我，不要我，我倒能收你做徒弟嗎？並且你的年紀，只怕比我還大一兩歲，我如何能做你的師傅，快不要這般亂說。」張連升兒子道：「這卻不然，我拜師是學法術，但是有法術的便能做我的師傅，年紀大小有甚麼相干。我父親的法術雖不甚高，然確是個很靈驗的。我若是有心要學法術，在幾年前就應求我父親傳授我，只因我原來是不打算學法術的。自然在父親被姓鄧的氣死後，我報仇的念頭，雖不曾一日停歇，然從不敢在人前顯露。因姓鄧的在這裡也有些黨羽，我又是個沒有能耐的人，倘若向人露出報仇的話來，傳到姓鄧耳裡去了，仇報不了，反把一條性命送掉。剛才看了你和姓鄧的鬥法的情形，喜得我忘了形，竟當著許多人向你訴說原由。以為你已經與姓鄧的破過臉了，聽了我的話，立時就可以到姓鄧的家裡去，替瀏陽除了這個毒物，想不到你不肯即時下手。你的法術比姓鄧的高強，自然不愁姓鄧的尋仇報復，我此後若不拜你為師，求你保護，卻如何敢在瀏陽居住呢？所以不能不求你慈悲，收我做個徒弟，我情願終身侍奉你。我父母都已去世了，因此刻尚在服中，還不曾娶妻，我家裡有幾畝祖遺的產業，節省些兒過活，也夠我一生的溫飽，只求你答應我，我就誠心恪意的迎你到我家中供養一世。」

孫癩子心裡躊躇道：「我剛下山不久，正是自己要用功做工夫的時候，本不應該就收人做徒弟。不過我是個無家可歸的人，終年住在客棧裡也不成個局面，難得他能迎接我到他家裡去，就答應他也沒有妨礙。」孫癩子是這們躊躇，張連升兒子不待他開口答應，也不顧地下污穢，撲翻身軀便叩了幾個頭道：「師傅就不答應，我也在這裡拜師了。」孫癩子慌忙拉了他起來，說道：「你既是拜我為師，就得請我喝進師酒。不喝進師酒，便傳授你的法術，也是不靈驗的。」張連升兒子連聲應道：「進師酒是應該請師傅喝的。」當下就陪著孫癩子走到一家素來與張連升做往來的酒館，要了幾樣下酒的菜，請孫癩子喝酒。

誰知孫癩子此時雖尚是一個少年，酒卻好像一隻沒有底的酒桶，一杯一杯的喝下肚去，與澆在酒缸裡一般。一口氣喝了□多斤燒酒，才微微的顯出些醉意，迷縫著兩眼向張連升兒子道：「天色快要黃昏了，你自回家去吧。我趁著這時高興，要出城去瞧一個朋友，明天再到你家來。」張連升兒子道：「師傅不是說出門多年，才回瀏陽不久嗎？有甚麼朋友住在城外呢？並且這時出城去，等到看了朋友回頭，城門必已關了，不能進城。我看不如就到我家去。師傅喝了這們多酒，在這時分獨自跑出城去，很不相宜，到我家睡過了今夜，明天再出城看朋友也不遲。」孫癩子搖頭笑道：「好容易喝酒喝得這們高興，不趁此時去看朋友，豈不辜負了這一團興致？你不用管我的事，明天只坐在家裡等我便了。」

說完，偏偏倒倒的往外走。張連升兒子不敢多說，急忙算清了酒菜帳。追出酒館，打算跟在孫癩子背後，看他出城看甚麼朋友。若是因喝醉了酒倒在地下不能動時，便好馱著回家。幸喜追縱出來，孫癩子踉踉蹌蹌的還走得不遠，遂不開口，只悄悄的在後跟著，只見孫癩子頭也不回的走出城來，翻過了幾重山嶺，走到一座廟宇門口，廟門已經關了。孫癩子略不遲疑，伸手就推那廟門，竟是虛掩的，隨即塞身進去了。張連升兒子惟恐自己師傅順手將門關閉，自己便不能進去，忙緊走了幾步，跑到廟門跟前。喜得孫癩子並未將門推關，大著膽子挨身進去，卻不敢跟著走上神殿。看大門兩旁有兩匹泥塑的馬，馬前都有一個與人一般高大的馬夫。心喜這馬夫背後，倒是好藏身之所，三步作二步搶到馬夫背後立著。定睛看自己師傅正一步一偏的走上了神殿，故意咳了一聲嗽，大聲問道：「裡面沒有人嗎？」這話問出沒一會，就有一個小和尚走出來，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來這裡找誰的？」只聽得孫癩子答道：「我並不找甚麼人，是特來看和尚的。」小和尚帶著不快意的聲口，問道：「你找那個和尚？我看你象是灌醉了酒的，無故跑到這裡來發酒瘋，出去罷，這裡是佛門清淨之地，不許俗人到這裡胡鬧。」孫癩子怒氣沖沖的說道：「小禿驢好生無理！我來看你這廟裡的住持和尚，誰喝醉了酒？誰發了甚麼酒瘋？看住持和尚，能由你這小禿驢罵出去的嗎？」

小和尚聽了這些話，雖則一肚皮的不高興，然在究竟不知道來的是甚麼人，恐怕真個得罪了住持和尚的朋友，不是當要的。只得勉強按捺住火性，問道：「你既是來看我們師傅的，見面為甚麼不明白說出來，只說是特來看和尚的。廟裡的和尚多，知道你是看那個和尚。」孫癩子笑道：「這廟裡有好多的和尚嗎，我看只有一個和尚，一個和尚之外，都是魔障。」說話時候喉嚨裡「咕嚕咕嚕」響了幾聲，好像要嘔吐的神氣。小和尚看了這情形，心裡已斷定不是來看自己師傅的，不知那裡的醉漢，胡亂撞進廟門來了。不由得氣又冒上來，喝道：「灌醉了牛尿，這佛殿上嘔不得，快給我滾出去！真不知是那裡的晦氣，山門已經關了，你為甚麼敢推開進來？」孫癩子也喝道：「你這小禿驢實在太可惡了，你真個敢不去叫你的住持和尚出來麼？若再說我是喝醉了酒的，就別怪我動粗打了你。」說著，將衣袖掙了一掙，做出要打人的樣子。小和尚見孫癩子掙起衣袖要打他了，倒高興起來，笑道：「你這醉鬼想到這廟裡來打人麼？那就不要怨我出家人不慈悲。」一面說，也一面掙著衣袖。孫癩子那裡把小和尚看在眼裡，一順手便抓了過來。小和尚好像也會些拳腳似的，正待掙脫，裡面已走出一個老和尚來，問道：「甚麼人在這裡喧鬧？」

孫癩子見有老和尚出來，隨即將小和尚放了。小和尚受了一肚皮的委屈，正在向老和尚申訴，老和尚不待他開口，就叱道：「孽障！一點兒禮節不懂得，動輒和人相打，還不滾開些。」小和尚被罵得堵著嘴不敢說甚麼，老和尚很和氣的問孫癩子道：「施主這時分到此地來，有何貴幹？」孫癩子也陪笑答道：「並沒有甚麼事故主，是特來貴廟借一個地方，暫宿一宵，求老和尚慈悲。」老和尚道：「這卻對不起，敝廟地方狹小，不但沒有留客的床帳被褥，連容客的所在都沒有，請到別處去罷。」孫癩子道：「若有別處可去，我也不到這裡來了。沒有床帳被褥，便坐著打一夜盹也使得。」老和尚道：「實在對不起，不能遵命。因為敝廟的規則，是從來不許留俗人住夜的。這規則是要一千僧眾大家遵守的，不能由老僧破壞。」

孫癩子道：「此時天色已經昏黑了，廟外都是山林田野，與其出外死在虎豹口裡，寧肯在這廟裡弔一夜，雖不得安睡，然不至送了性命。我不占貴廟的地方，難道懸空弔一夜也使不得嗎？」老和尚道：「不要和老僧開玩笑，一個人怎麼能懸空弔一夜不佔地方呢？請到別處去罷，這裡委實不能相留。」孫癩子道：「我確能懸空弔一夜。老和尚不相信，我就弔給老和尚看。」話才說了，抬頭向屋樑上看了一看，只一聳身，就向正梁竄上去，用三個指頭捏住屋樑，身體懸空弔下，問老和尚道：「是這般弔一夜也不行嗎？」老和尚忽然哈哈笑道：「請下來罷，原來是好漢有意向老僧顯工夫的，確是了不得，老僧已領教了。」孫癩子聽了老和尚的話，三指一鬆，身體如秋葉一般的飄然而下。

老和尚已合掌當胸請問姓名。孫癩子將姓名履歷略說了一番。老和尚讓進方丈就坐。孫癩子笑道：「我也有一個一點兒禮節不識的新徒弟今日才拜師，卻不聽我的吩咐。我原是教他歸家去的，他公然悄悄的跟我上這裡來了，我要本待不理他的，又恐怕被令徒拿住他當賊打。他今日剛拜師，一手工夫不曾學得，打起來不是令徒的對手，請教老法師怎麼辦？」老和尚道：「既是令徒來了，現在外面麼？請進來便了。」張連升兒子見孫癩子知道他跟來了，不由得心裡一衝，待趕緊溜出廟門逃回去罷，又因天色已經晚了，城門久已關閉，不能回家。待仍躲在馬夫身後不動罷，一會兒被人搜出來了，更難為情。

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，只聽得老和尚向著自己藏匿的所在喊道：「張大哥，貴老師既知道你跟進來了，再躲著有甚麼用處呢？」張連升兒子至此再也藏身不住了，只好硬著頭皮走出來，直到佛殿上。孫癩子指著老和尚給他看道：「他是雪山大師，在瀏

陽是無人不知道的。你是生長瀏陽的人，也應該認識。」張連升兒子對雪山和尚行了個禮道：「雖不曾見過老和尚的面，但是聞名已久了。」孫癩子笑道：「瀏陽人個個知道雪山大師，也可以說瀏陽人沒一個不知道雪山大師。你所聞的名，不過是聞他品行超卓，戒律精嚴的名，有誰知道他是一個神通廣大、法力無邊的人啊！」雪山和尚合掌念著阿彌陀佛道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，是這般替我吹噓，簡直是不容老僧在瀏陽住了。」旋說旋讓孫癩子師徒進了方丈，分賓主坐定。

孫癩子將本人的履歷和學道的經過，向雪山和尚說了一個大概回道：「我在峨嵋的時候，就時常聽得四方來聚會的道友談及老和尚，那時便已打算回瀏陽時必來拜訪，今日幸是如了我的心願了。我有一事特來請教老法師：近兩年來住在瀏陽的鄧法官，老法師可曾認識他？」雪山和尚笑道：「怎麼不認識，他雖來瀏陽只有兩年，然不認識他的大約很少很少。」孫癩子點頭問道：「老法師本來認識他呢，還是從他到瀏陽以後才認識呢？」雪山和尚道：「他到瀏陽不久就來看老僧，不是本來認識的。」孫癩子道：「老法師覺得他為人怎麼？」雪山和尚道：「老僧出家人，終年不大出廟預聞外事，他為人怎樣，倒不覺得。」孫癩子道：「他自從見過老法師後，也時常來親近老法師麼？」雪山和尚搖頭道：「僅來過那們一次，以後不曾來過。」孫癩子道：「他來見了老法師，曾有些甚麼言語舉動，老法師可以使我知道麼？」雪山和尚點頭道：「這有甚麼不可以，不過老僧不願傳揚到外面，使大家都知道他來見老僧的情形，老僧不向人說，外人是永遠不會知道的，因為他自己斷不願意拿著去向人說，他當日會見老僧的時候，只略略寒暄幾句，就和老僧談道。老僧索性愚癡，或者因談論旁門時候，他心中似乎不快，即從左手食指放出一條青蛇來，圍繞在老僧脖子上。喜得老僧的皮膚粗老，不曾著傷，只是不該將他練了多年的法寶，一拉兩斷的擯在地下，登時顯出一柄折成兩段的劍來。他看了不由得大哭，說是半生精力，付之流水了。老僧那時雖自悔魯莽，但也無法補綴他已斷之劍，只好敷衍他出了門，自後便不曾見面了。」孫癩子歎道：「老法師使他受了這們重大的懲創，他在瀏陽居然還敢肆無忌憚，這東西膽大妄為，可謂達於極點了。」

遂將耳內聽得的鄧法官的行為，和他兩個徒弟仗著邪術橫行的事跡，一一述了一遍。雪山和尚道：「我雖有耳目，卻和聾聵了的差不多，他師徒在瀏陽的這些行為，我簡直毫無聞見。不過他們左道的人，行徑是與尋常人不同，左道是注重屍解的。屍解有兵解、木解、水火解等分別，在學道時候，就定了這人應該兵解或火解。若這人應該兵解的，不作姦犯科，便不致於明正典刑，兵解的境界，不容易達到。所以每有學左道的人，行為比世間一切惡人還惡劣若干倍。這鄧法官將來應該如何屍解，外人雖不得而知，然他現在的行為，必步步朝著將來屍解的路上走去。」孫癩子道：「古人修道，志在度人，他為修道而反害人，這道又如何得成就呢？」雪山和尚道：「不如此，又安得謂之左道。」孫癩子道：「我特來請教老法師，應如何對付他，使他以後不在瀏陽作惡？」雪山和尚道：「管他做甚麼！據老僧看，他在人世橫行的日子也有限了，且耐心等些時再瞧罷。」孫癩子在峨嵋山就聞雪山和尚的名，知道他的道術玄妙，並深自掩藏不露。他說看鄧法官在人世橫行的日子有限，必不會差錯，當下便不再說。這夜孫癩子師徒就在廟裡歇宿了。次日作別回到張連升兒子家，便在張家過活，也傳授張連升兒子一些小法術，不在話下。

孫癩子自見了雪山和尚出來，過不到半月，就聽得瀏陽一縣城的紛紛傳說：「法官被妖精所害，自知不久就要死了，此刻正忙著自己料理自己的後事。孫癩子聽了這種傳說，暗想：雪山和尚的神通真不錯，在兩年前見了一面的人，竟能斷定他的生死，可知我們的道術，僅能知道一些皮毛，算不了一回事。不過鄧法官的邪術，也還有一點兒真材實學，甚麼妖精能害他到這一步，倒得去詳細打聽一番，想罷，徑自打聽去了。不知打聽得究竟是甚麼妖精？如何將害鄧法官的情形？且待下回再說。」